



爱情小说系列

似是故人來

林燕妮著

似是故人来

林燕妮 著
林燕妮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似是故人来

——爱情小说系列

林燕妮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京精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875印张 2插页 255千字

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 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000册

*

ISBN 7-5059-2041-3/I·1421 定价:7.78元

似是故人来

香港的十二月中，虽然寒风已起，但这不是个有雪的地方，对北方人来说，仍是蛮温暖的。

雪儿心中，是一片白，还记得那年一月在巴黎的香榭丽舍街游荡，仍没须要穿皮裘，好一个蓝天。正在欣赏欧洲冬季那不应有的蓝天，她几乎以为自己在南加州，那只铺着几片薄薄的轻纱白云的千里的蔚蓝。

仰首间，突然一片片的鹅毛细雪像丝花的飘下来了，疏洒玲珑，像蓝色的天空撒下来的一撮撮白羽，更像首蓝白舞曲。这意料不到的喜悦，令雪儿不禁脚步像华尔兹一样，走几步，转个圈，伸出皓白的双掌接着片片薄薄的白雪。

然后她呆住了，记起他的沉伤声音：“那回我在挪威，灰暗的天，白茫茫的雪，我便想起你。”

雪儿凝视着掌窝中的雪，已化为一滩冰水，只余下不完整的未溶冰颗，都没有雪花的精雕细琢，镶花似的形状了。

在出神间，要不是母亲推了她一把，她倒忘了自己身在启德机场排着队，刚好轮到她拿登机证了。

大舅舅思进把她的两件行李放上运输带，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替行李贴上目的地的机场名字，她去的是北海道。

“才去那么的几天，却带上两大箱行李。”母亲嘀咕着：“其实去什么？圣诞都快到了，搁下我们自己去玩！”

舅舅怜爱地搂着雪儿：“人家旧同学约好的嘛，毕业五年后，女孩子们重聚滑雪一次，很难得的，我的学校便散沙一团，离校后各奔前程，见面也是偶然碰上。”

母亲问：“有多少个女孩子啊？结了婚的也独个儿去？”

“我们的叙旧约会，是不论已婚或未婚，一律单身去。”雪儿吻别送机的母亲和大舅舅：“不用送我入闸了，有十五、六个女同学在北海道等着，你们放心。”

只有她知道，其实并没有人等着，她是一个人去的。

在机舱里，雪儿很沉默，她穿了件白衬衫，深蓝色的绒裤子，整整齐齐地披了件深蓝色绒大衣，男装式对襟反双尖领的，像个学生。她的脸孔年青过她的二十六岁，一双静如秋水的清澈眸子，令人感到她未经世事，好像处处需要人保护的样子，加上她如皓月般的静态美，虽然她坐在窗口位置，空中侍应生们不论男女，都不禁多看这怯生生的女郎几眼，殷勤地问她需要多一张毯子不？要不要喝点什么？

雪儿什么都不要，甚至不要吃餐。

她的心在怔忡着。他没说过会来，他知道她在北海道山上，那一家离滑雪山坡不远的酒店等他。

她也准备好了，她的行李中用衣服包着一把剃刀，薄得切得开雪片的，利得可以把一朵雪花横面剖成两片的，假如她够手快，假如雪花不溶掉的话。

雪花是他不是她，得等到见面时才决定，但那一刀，是一定会用的。

到了北海道的酒店，天已灰沉，滑雪的人在下午五、六

时已回来了。

她的房间在楼下，从天花板到榻榻米的落地大玻璃窗，让她看得见外面，然而窗外一片黑，她看不见什么，只知道雪在密密的下。

问过款接处有什么人留过口讯、电讯给她。没有，答案是没有。雪儿吞下一口酸苦，浑身有阵刺骨的寒冷，到热烫烫的浴池泡个风吕去。

汤一般沸腾的天然温泉水，把她白得透明的皮肤烫得如血染玫瑰那么红，热气蒸腾，她的每根微丝血管都像爆炸了、裂开了。

浴后披上件棉布日本浴袍，带着粉脸上两团绯红，雪儿患得患失地向房间走去。她有意地走得慢一点，她害怕太快走到房间，发觉他仍然未到，她希望拖长时间慢慢地走，门开了，他含笑在等她。他一定会来的，纵使他没承诺过。

走到门口，雪儿犹豫地开了门，在灯影中，有个人背门向窗地坐在地上，那是个不熟悉的身影，一回头，竟然是个女的。

雪儿从来没见过这个女人，二十八、九岁年纪，一张下巴尖尖的瓜子脸，五官都是细小的，乍看上去像日本人，但从她的坐姿神态看来，却肯定不是日本人，特别是那双精明而毫不腼腆的眼睛。

雪儿隐隐感到事不寻常。两个女人的眼睛对望了一下。

那女人缓缓地转过身来，正对着雪儿，抱膝打量着她，像警察审视犯人一样。

“你是谁？”雪儿直觉地感到她的身份，但她极力不让脸上流露任何表情。

“我是他的妻子。”那女人说完了之后，转身再向窗外，一片不屑再看她的模样。

“谁是他？”雪儿问。

“你知道他是谁，何必明知故问？”那女人背着她说。

“我不喜欢人家背对着我说话，这是我的房间，请你出去。”雪儿打开了房门。

那女人动也不动：“请你把门给关上。我从三藩市千里迢迢飞来，自不容易这么的便出去。要是不喜欢，你可以出去。”

“这是我的房间。”雪儿再下逐客令。

那女人轻笑一声：“是你的房间吗？这房间不是用程杰先生夫人的名字订的吗？我正是程杰夫人，护照上也这么写。你呢？我随时可以叫酒店的人赶你出去，你是假冒程杰夫人住进来的。”

他不来，他的太太倒来了。雪儿的心里既恼且恨，她的全盘计划完全白费心机了。

为什么他不来？为什么他的太太会知道？她给他的电传，全部是用一家捏造的公司名字，她挂给他的长途电话，全部打到他的办公室里，他太太不在的地方。

到底是他自己告诉了太太，还是她把他审问出来了？没种的男人，他出卖了她。

那自称程杰太太的女人说：“你所收到的电传，是我回的，你以为是他回的？你以为你跟他通过电话？那只是个声音跟他相似的男人而已。嘿嘿，一直跟你联络的是我，不是他，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，倒烦你到北海道来了。”

“我不相信他不知道。”雪儿是先挂长途电话，然后电传的，第一次通话，明明是程杰的声音，她怎会认不出他的声

音？她连他的呼吸也认得出来。

至于跟着的电传，雪儿为了审慎起见，都是用打字机打的，用的亦是公司名字，连姓名也是签个男人名字，大家约好的。而回电，亦是打字的，是程杰签的名字。难道居然不是他，而是他的太太？

那女人依然背对着她，没有转过身来的意思：“我不要知道你的名字，谁要知道？”

雪儿这辈子都没让人这么奚落过，她料不到程杰娶了个这么厉害的女人，他怎会喜欢这么厉害的女人？这些年来，他让她钳制得怎样了？

那女人悠然地说：“不要冀望我会多看你一眼，你没这个资格。”

“你不愿意转过身来便别转身，你以为我有兴趣看你的样子么？”雪儿不禁心头火起：“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？”

“信不信由你。”那女人说：“你是等不到他的，也不会得到他。”

“谁说我要得到他？”雪儿反唇相讥：“看来，得不到他的是你，不然，何苦紧张得从三藩市鬼鬼祟祟的跑来？程太太，我可怜你，他对你不大好吧？你对你自己的丈夫所知有多少？你根本不晓得我跟他是敌是友。”雪儿想着行李中那把剃刀。

“是友，我不容许。是敌，我要保护他。”

那女人居然叹了口气：“做女人，是不容易的，你结过婚没有？”

“这个不关你事。反正你不知道我是谁。”雪儿只想弄走这个女人。

“你不说我亦不再问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想独占一个男人，

女人要受许多苦，没结过婚你便会明白，结过了婚你便会明白。程杰的风流账，你以为只有你一个？要是我没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过，也不会懂得假冒他的名字回你的传真信件了。你以为他只爱过你一个？忘不掉你一个？你是一厢情愿，自讨没趣。”

两个素未谋面的女子剑拔弩张，程杰太太起初咄咄逼人，到现在仍是咄咄逼人，雪儿恨不得将剃刀从行李中拿出来，一刀割断她的喉管。

“程太太，程杰和你相识了顶多七年，七年能有多少算得上是账的风流？七年能有多少个忘不了的女人？只不过你什么账都算，你没信心他爱你而已。自寻烦恼，自讨没趣的是你。”

雪儿平日沉默寡言，但逼起她来，也是口舌不饶人的，特别是对女人。

“假如你做程太太做得那么痛苦，便不要做啦，你才是一厢情愿呢！”雪儿以牙还牙。

那女人听了“一厢情愿”这四个字，仿佛中了弹，飒地转过身，站了起来。

雪儿这时才看清楚她那细小的五官，眼睛是小的，但不是眯眯眼，是小号圆溜溜的眼睛，鼻子纤巧，鼻尖微微向上掀，像洋娃娃那般，嘴唇不薄，但很小，樱桃嘴巴。这是张娃娃脸孔，但没有娃娃的甜美无邪，那是张超龄了的、充满怨毒的娃娃脸孔，这令她看起来更加诡异。她的身量不高，只有五尺二寸左右，比雪儿矮上一个头，短短的头，跟雪儿的长发是个强烈的对比。雪儿不禁又多恼程杰几分，这样的女人，也可以娶的？那矮小的程太太的满脸恨意，分明写出她的婚姻并不愉快。

“你马上离开这个房间，假冒我们夫妇俩的名字订房，扮程夫人，等我的丈夫来幽会，没这个便宜给你捡！”那女人说。

雪儿跪下榻榻米打开行李，把卷在羊毛内的剃刀拿了出来，推出了三寸长的一截：“假如，我不是来跟你的丈夫幽会，而是来杀他的呢？你肯代他受这一刀吗？”

那女人一时吓呆了，但随即坚决地说：“一定。”

“是吗？”雪儿拿着刀向她步步逼近。

正在此时，门轻轻敲了两下，侍役把个高高俊俊、披肩米白干湿大衣的男人带进房来，那男子看见此情此境，马上把侍役打发出去，关上了门。

雪儿怨怨地说：“程杰，为什么你让妻子来了？”

“她不是我的妻子，她只是我的秘书！”

程杰料不到有这个变故，他是个脑筋极快的人，第一句话便交代了这件事，炯炯的眼神，先向雪儿扫一眼，示意她别作声，然后定睛注视着那矮小的女人：“希素，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冒认我的妻子？”

那个原来叫做希素的女人，看见程杰一脸的严峻，害怕得抖了起来，脸色苍白。

雪儿看在眼里，显然程杰并不知道她来找她。到底程杰和他的秘书有什么关系？电传公文经秘书的手不出奇，为什么她要假冒程太太来？想把雪儿逼走？难道是程杰的妻子叫她这样做的？雪儿心里有一千个疑团，握在手里的剃刀还没有放下。

程杰瞥见雪儿手中用力握着的剃刀仍指向希素，诧异地看了她一眼。

雪儿不作一声，把推出三寸的刀片退回刀柄内，插在紧

缠着纤腰的浴袍带子里。

“希素！”程杰低喝一声，半点笑容也没有。

希素一见了上司，便判若两人，敬敬畏畏的、服服从从的，她心里凄苦，两行珠泪挂了下来。多年来她倾心于她的上司，每看见他和妻子恩恩爱爱的出入，她只有羡慕。每次替他挂电话给女人和替他接女人的电话，她都是那么的妒忌，怎么他从来不多看一眼？

当他的秘书当得久了，她分辨得出那些是真正公事信，那些是约他幽会的信，程杰是个爱情骗子，希素知道，但是她多么希望他把她骗上一骗，她是那么的甘心，那么的情愿，她每天在盼望着，每天都在忠心耿耿地等着，然而她每天都在失望着。

有时程杰出外午膳，她会跑进他的房间，反锁了门，在他的办公椅子上呆坐半天，那一刻，程杰是属于她的。有时程杰下班了，在灰暗的夜里，她会收拾整理他桌子上的东西，喝他喝剩一口半口的冷冷咖啡，她亲手为他倒的咖啡，他的嘴唇碰过的咖啡。

然而程杰，永远当她不存在。

暗恋上个心目中没有自己的男人是悲怜，年复一年，希素努力地做程杰不可或缺的助手，除了秘书的一般责任，她替他订午餐、晚餐桌子、机票、酒店，她对他的行踪，比他的妻子还清楚。程杰每往海外办公，事无大小都要由她通知，有什么琐碎事忘了都挂电话回来问她。

不管他在天涯海角，不计时速，希素都夙夜匪懈地等着伺候他。他感到她是他在办公室里的贤内助。

然而每次当他外出，却没什么电话打回公司时，她便知

道他是和女人在一起了，那种嫉妒与苦涩，令她辗转难眠。

雪儿的信是七年来首次出现的，但以希素的投入和经验，直觉地感到这个女子和程杰的关系极其耐人寻味。以男性身份签的信件瞒不过她，她知道那其实是个女人，而程杰看到第一封信时那种惊喜、惆怅和犹豫，却是她从未见过的，那一定是一个对他极其重要的女人。

跟其他女人的约会，程杰每每轻轻松松、毫不考虑地便叫希素安排晚膳地点、机票和酒店。他知道她不会透露半点口风，他信任她。程杰是个对妻子隐瞒事实的高手，希素一直是帮凶，这是基于她对程杰的忠诚，也是她对他的妻子的报复。

但这一次是不同的，程杰什么都不叫她安排，对方拍来的最后一封电传，显然有点急了，但程杰并没有如常的当公事信回。也没叫希素写封礼貌的回绝信件，那几天只见他若有所思，心神不属。

最后雪儿挂的那个长途电话，是程杰的直线，他自己听的，紧闭着门，希素偷听不到什么，听完之后他也没说什么。

黄昏，程杰离去后，希素照例替他整理桌上杂物，她发觉程杰常在听电话时记事的拍字簿子撕掉了一页，但笔痕的微微凹印隐约留在下一张纸上。希素用铅笔轻轻在纸上磨着，凹痕现出了日子、地点和程杰先生夫人订房的字样。

奇怪，程杰没说过要出门，没叫过她订房。

希素默默地观察了程杰两天，在端咖啡给他的时候，在交文件给他的时候，只见他似喜还愁，似愁还喜，心事重重。虽然十二月中了，但南加州是没有雪的，除了山上。有一回希素进去，看见程杰面对窗外坐着。冬风吹起一些飘散的落

叶，程杰居然柔情万缕地伸出双手，窝起掌来，仿佛在迎接雪花。

北海道！那是他的约会。

他有过无数约会，但就没见过他此刻像初恋的陶醉样子。希素强捺住冲天的醋气，故意地问：“程先生，我可以在十二月十八号请假吗？”

十二月十九日晚上，就是拍纸簿上现出来的日子，日本比三藩市要早十几个小时。

希素在等待着他的反应，程杰居然如释重负地批准了，还说：“你不如从十七号起放假吧。”

希素满怀气忿地出去，这件事他不想她知道，还恨不得叫她早点失踪。他和她一向是合谋的，只有这一次，他与女人幽会不要她帮手，她有被摒诸局外的难受。

他是会去的，不然，怎么会叫她放假？那不是个过眼云烟的女人，那是个会把他夺去的女人。她要抢过他头到北海道，把那个女人弄走。

十二月十六号下了班，希素便匆匆赶往三藩市国际机场，飞到了东京，再转机到北海道的札幌过了一晚，翌日找车子按址到离札幌不远、那神秘的女子跟程杰相约在滑雪山坡下的旅店，果然找到程杰先生夫人订的房间。

希素问程先生到了没有，款接处说没有，只是程太太到了。

“程太太？”希素是细心的，她要弄清楚那是不是真的程太太，若是真正的那位，她可不敢进去？

“是啊，很年轻的那位是吗？像个女学生。”款接员说。

像个女学生？那就是不是看起来比程杰还年长的程太太

了。希素说：“哦，那是我的表妹，我才是程太太。”

山居的地方，民风纯朴，款接员不疑有他，只奇怪本来订的双人房怎么多了一个人出来；但这专供滑雪人住的小旅店，平日生意不多，在滑雪季倒没空房了，还忙着道歉：“你们三位挤一挤，有空房的时候替三位多找一间。”

“暂时不用了，我先生来时，请别告诉他我的表妹也到了，让他惊喜一下，你们只说程杰太太到了便行。”希素说。

其实两位女士的护照都不是姓程的，但那一点也不出奇，很多人的护照上都只写着未婚前的娘家姓氏。

希素只急于到房间里去，看看程杰守口如瓶地密约的是什么女人。

像个女学生？他几时识个女学生？她为他工作了快七年，从不见他跟什么女学生幽会过，何况，他身在美国，这个却是香港来的。希素边走边在努力回忆着，老板七年来都说没回过香港，怎么来了个香港女学生与他幽会？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子，是几时跟她的老板相识的？怎么她对他似乎这么重要？

希素进入房间时，雪儿正在浴池，房间里空荡荡的并无一人，希素只看见两件行李，一件白衬衫，一条深蓝色的毛绒长裤和一件深蓝色的学生厚绒大衣，还有白色的胸围和白色的厘士比基尼内裤。

她翻翻胸围的尺码来看，三十五C！这女子是蛮好身段的，同是三十五寸的胸围，”A杯的双乳较小，B杯的双乳较大，C杯的，是双乳相当丰满的了。想起自己的三十二A，希素不禁恼恨起来。

她是谁？到底是谁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希素坐在榻榻

米上对窗思量，决心要唬走她，她一心要扮程杰的太太。要是把她唬走了，要是程杰真的来，那么便变成是程杰和她自己的幽会，她梦想了多年的幽会。

及至她听见门呀的一声开了，回头一看，正是雪儿穿着薄薄的棉布日本浴袍，绯红着脸进来的时候。她是那么的美丽，美丽得令希素既妒且憎，这个只让浴袍裹着赤裸的胴体、等着勾引程杰的女人！

程杰蓦地抵达，做梦也料不到一个女人变了两个，第一眼便看到一个女人拿着把剃刀指着另一个女人。

再诧异也好，程杰是个临危不乱的人，然而再不乱，他也不晓得这两个女人在搞什么鬼。

经过长久的内心挣扎、惆怅和犹豫，他才决定了来见他难忘的雪儿，希素的出现，令他恼怒万分。希素的两行珠泪，只令他更添烦厌。

“你哭什么？谁叫你来了？还不给我出去！”程杰吼着。

希素从未让程杰这么骂过，刹那间她感到颜面全无，她是那么的爱他，他怎可以当她是件多余的家具？

“程先生，她是来杀你的！”希素一片保护的口吻：“为了对你的忠诚，我告诉她我甘愿代你受这一刀。”

“是吗？”程杰望着雪儿。

雪儿一声不响。

程杰知道雪儿的性情，希素一刻不离开这个房间。她一刻都不会肯再开口。五年来程杰已放弃了希望，料不到雪儿在避而不见的五年后，居然会主动约他见面。

他怎会没觉察到希素对他的暗恋？但她只是他的秘书，一个对他很有用的女人，同时亦是一个引不起他的兴趣的女人。

“希素，你马上离开这儿。”程杰说。

“旅店没有多余房间，程先生，半夜三更，漫天大雪的，你叫我到哪儿去？”希素揩着泪。

“叫酒店召部车子送你到札幌去，那儿酒店多，明天你飞回三藩市。”程杰命令着。

希素不由得不快地挽着行李出去了。雪儿仍站在原地不动。

“雪儿，喔，我的雪儿！”程杰像等了天长地久般过去拥抱她。

雪儿冷冷地用双掌推住了他的双肩，令他近不得身：“好风流的程先生，连这么丑怪的秘书也搞上了。休想碰我！”

“雪儿，是你逼我来的，不是我要来的。”程杰撒下了双手。

“是。”雪儿只应了一个字。

程杰看她似恼非恼，似妒非妒，不走开也不亲近，跟他从前所认识的雪儿，似乎不大相同了，不由得有点伤感。

“我和希素一点关系也没有。”程杰解释着：“她只是个忠心耿耿的秘书。”

雪儿一边拨开把长发夹起来沐浴的发夹，一边淡淡地说：“女人对男人忠诚有什么用？”

她屈膝坐在地上，低着头，柔软的长发委婉地垂下来。程杰忍不住伸手去轻摸她的发丝。雪儿这刻却没有抗拒，由得他抚摸。

那是把他熟悉的直发，他怜爱地一绺一绺地从发根抚摸到发尖。雪儿垂睫低头，下颌几乎抵着胸口，秀发自然地散着，隐隐约约露出头顶六个香烟蒂大小的圆形疤痕，左右每

边一排三个没长出头发的地方。程杰不禁咦了一声。

“雪儿，你的头顶！那是什么疤痕？”

“见过尼姑吗？”雪儿双肩微微抖动。

“你出家了？”程杰泪水涌出。

“又还俗了。比丘尼能有这么长的头发吗？”雪儿幽幽地说：“我罪孽深重，污垢了佛门。佛门，原不是逃避的地方，结果我还是出来了。”

雪儿仍低垂头：“我连你的一句：灰暗的天，白茫茫的雪也忘不了，六根未净，我没有悟。明知，明知男人可以这么伤痛地对你说，而同时同刻可以背叛你。”

雪儿缓缓抬起头来，凝神看了程杰一会，躺在榻榻米上，掀起了交叠着的浴袍，“还记得这些疤痕吗？”

小腹对下，模糊的CK两个字母的疤痕。CK，是程杰英文名字开头的两个字母。那年，他用烟蒂在她玉洁冰清的雪肌上灼的，他说：“那样你便忘不了我，以后每一个碰你的男人都看见我的名字。”